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8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修昔底德

神话与历史之间

[英] 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 著 孙艳萍 译



上海三联书店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修昔底德

神话与历史之间

[英] 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 著 孙艳萍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英)康福德著;孙艳萍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5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7-5426-2278-1

I. 修... II. ①康... ②孙... III. ①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研究②修昔底德(前460?~前400)—学术思想—研究 IV. ①K125②K835.45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9006号

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

著 者/[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

译 者/孙艳萍

责任编辑/王秦伟

装帧设计/范峤青

监 制/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6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70 1/16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15.5

ISBN 7-5426-2278-1/K·111

定价:26.00元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及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性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围

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中文版序

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1874—1943)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和诗人。1899到1943年任教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一生著述颇丰,包括《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前后苏格拉底》、《从宗教到哲学》、《阿提卡喜剧的起源》等。《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初版于1907年,是康福德的前期代表作之一。近一百年来,虽然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不少新观点、新学派,但康福德的这本著作因其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思维依然在该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一种看法: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他综合探讨了历史因果关系,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是一位真正的“求真者”。但是,康福德的这部著作颠覆了上述理论。该书从探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入手,通过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深入剖析了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作者认为,修昔底德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彻底的“求真者”。他并不具有现代人的历史因果观念,也不是有意识地分析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因素。尽管他拥有一种“求真感”,但他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探索历史规律,而在于探明“人类的行为和动机”;尽管他从理智上抛弃了神话与迷信,但他的思想框架内早已融入了神话观念,他的作品中也渗透了悲剧理论。因此,修昔底德的观念一直徘徊在神话与历史之间,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实际上是一部历史悲剧,是历史事实的戏剧化表现。

作者的这种思想清晰体现在本书的书名上。该书英文原名为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Mythistoricus”是一个复合形容词，名词形式为“mythistory”。从词源上讲，“mythistory”(μυθιστορία)由“myth”(μῦθος)和“history”(ἱστορία)组合而成。《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 Vol. X, p. 178.)将其解释为“混杂有虚构的神话传说的历史”。它的形容词含义为“虚构的、混杂传说的”(A Latin-English Dictionary, 3rd Edition, Vol. II, p. 1250.)。作者认为，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同样掺杂了神话传说、悲剧理论等非理性、不真实的东西，因此作者说修昔底德是“Mythistoricus”，也就是说他“虚构了的历史”，“将历史神话化”。鉴于书名应简单、明晰的特点，我没有将书名翻译成“虚构历史的修昔底德”或者“将历史神话化的修昔底德”，而是采取了意译，将其翻译成“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至于这种译法是否合适，还有待诸位方家和读者的指正。

此外，作者所引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原文，大部分是他本人由希腊文原本直接翻译而来(从注释来看，似乎也参考了福布斯和乔厄特的译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本依照作者的英文文本，因此某些译文可能与国内的中文译本有所不同。作者的注释多采用缩写形式，译者也将其大部分还原为完整形式，便于读者的查阅。

孙艳萍

2006年3月1日

序

vii

这本书的题目需要解释一下(如果不算是辩护的话);因为对于那些一向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属于典型散文体并且绝对真实可靠的人来说,用“神话化历史的”(Mythistoricus)这个词来形容修昔底德似乎带有某些挑战的意味,甚至有些自相矛盾。但是该词的含义与这位历史学家经常谈论的“真实性”是相当一致的,事实上,也与其整部著作中每一句话所要表达的真相相一致。然而,对一名历史学家来说,还有比真实更为可贵的东西。我认为,色诺芬是诚实的,但是他的诚实并足以让人们轻易读懂他的著作。阅读修昔底德的著作,虽然也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是令人愉悦的,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本书的目标就是将其著作中本质上艺术性的一面呈现出来,而这一点,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这一方面是由于这段历史实在太长了,以至于很难将它视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是由于修昔底德一开始所抱有的良好意图阻碍了这种效果的执行,因此效果执行得并不彻底。

事实上,这部历史是两个几乎不相容的计划的产物。修昔底德本来计划以日志的形式写作一本有关军事学和政治学的教科书。实际上人们通常也没将它看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这项工作在进行过程中逐渐抛弃了这个枯燥无味的计划,而呈现出另外一种轮廓。然而,这种轮廓由于受到旧模式固定套路的干扰,因此是不连贯的;就像一连串突出于海面的火山岛,无论从角度还是从距离来说,只能进入鸟类的眼中,却不能进入巡航水手的视线,因为它们看起来与沉没的山峰并无不同。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尝试将这些岛屿绘入海图,而岛屿之间的平坦海洋则不予着色,保持空白状态。这丝毫没有侵

viii

犯这位历史学家的捕鱼权。

正是对这种“艺术倾向”的侵犯证明我给修昔底德所起的绰号“神话化历史的”具有一定道理。之所以将其称为“艺术倾向”，是因为我们不能将一件没有事先考虑好的事情称作“计划”。我是想通过“神话化的历史”(Mythistoria)来说明历史与概念(不管是艺术的还是哲学的概念)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甚至在该著作构思之前就已经熔入了作者的思维结构中。每一时代关于物质世界的一般解释都被一些约定俗成的预想所左右。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无论他认为自己与同时代人多么不一致，都不是完全隔绝的，而像是一个连续环境(他所处时代和地点周围的环境)中的一汪池塘。这种思维因素当然总是很难探查和分析的，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因素，为各种不同的思想特征所掩盖。但丁(Dante)不可能知道：当天文学的发展终止了地心说理论时，他的赎罪主题就显得不合时宜。对我们来说，也不可能说出在我们的世界观中究竟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力学、物理学范畴的影响。对修昔底德来说，也是如此。他选择了一项事业，并发誓要将此事业完全置于绝对可探知的事实领域之内；为了慎重起见，他给自己设定范围，进一步限制了其探求领域，直至偏见、先见，技巧(除了系统的探寻技巧)似乎都不可能闯入他的著作，修昔底德方才罢休。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个性和所处时代、地区的一般认识，你就无法搜集浩如烟海的事实，因为个性和认识对于选择和整理这些事实是有一些发言权的。他已经忘记自己是ix 一名雅典人，出生于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离世之前；他也没有想到，他必须要持有某种立场和观点，因为他要在一千或两千年中漫游很长一段距离，而那个世界会逐渐远离他的立足点。即使他再谨慎，传统的思维模式(雅典人思想的典型特征)还是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使他塑造出大量没有明确形状的事实。结果，科学作品成为艺术作品。而且，由于人类行为和感情世界本应属于历史学范畴，而作者的思维模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却将它归于神话学范畴，因此，我将“神话化历史的”这个绰号赋予他。

本文的论述是连续的(在内容提要中可以看到)，但分为两部分，以此来反映修昔底德这部史书的双重意图。我认为有必要探询“伯

罗奔尼撒战争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因为我隐约而强烈地感觉到修昔底德对战争起源的论述很不充分。我逐渐形成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战争起因理论。至于这一理论，我会在前四章中阐述，因为，虽然这个主题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它会引导我进一步探询——为什么修昔底德向我们讲述这件事情，并且是以相当长的篇幅来讲述，而我们认为有重要关联的其他事情，他却讲得那么少。这本书余下的部分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回答。我发现原因并不在于作者的“缄默”——他认为他已经记录了我们想知道的所有事情——而在于这一事实：他并没有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采取一种科学的人类史观。相反，尽管他拥有令人钦佩的科学气质，却缺乏系统知识和科学概念的必要辅助，因为这些是在随后的若干世纪中通过人们精心提炼、详细阐述、去伪存真等不懈努力才逐渐形成的。这种思维工具是每位现代学者生而继承的财产，但修昔底德却没有。与当时的雅典人一样，他的气质是一种早期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的内容几乎是 x 清一色的史诗研究。在那个时代，科学还没有提供一套可供替换的概念系统。严格、理性的思考——修昔底德从未中断的一种实践——并不足以打破这一模式。修昔底德的诗人和艺术倾向出现在该书的第二部分，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其挑选并整理出来。充满并连接这些章节的原则是人性的悲剧理论——修昔底德从埃斯库罗斯那里继承来的一种传统的心理状态。我力图详尽阐述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形式是如何建立在这种心理状态上的；最后，我将这种悲剧激情理论回溯到崇拜神话的黑暗时代，正是对神话的崇拜催生了这位雅典戏剧家的悲剧创作。因此，我原来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修昔底德永远不会明白战争的起源，因为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成见，这种成见将他所目睹的各个事件塑造成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恰巧打断了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而秘密就在于事件之间的这种联系。

要解释希腊历史学家不能不提及诗人^①，而要理解诗人，我们又不得不了解思维的神话阶段以及无秩序的混沌状态，因为希腊知识

① 这里所指“诗人”既包括史诗创作者，如荷马、赫西俄德等，也包括戏剧家，如埃斯库罗斯等。

分子正是从这个阶段和状态中逐渐塑造了那个美丽而清晰的世界。在文学方面,古典学研究的分支仍然在承受忽视神话学所造成的恶果。人们仍然像看待 18 世纪的散文学家那样看待这些诗人们,好像诗人们都喜欢制造无聊的“隐喻”,害得读者不得不在字典中费力查询。哲学史的作者往往将泰勒斯写得好像是突从天降,当他碰到地面时,脱口而出:“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人们在衡量历史学家时往往以“真实性”为标准——将该问题看成道德问题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倾向,一旦被赋予了诚实的“证书”,他们的证据就可以被接受,好像他们的历史是昨天才写的。我将这种谬论称之为“现代主义者的谬误”,它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流行过;如果不是我不想引起争论,本文也许会被看作笔伐这种现象的一篇檄文。这位古代作家虽然平实且富有理性,但我们可以认为他的思想活跃在一种诗意和神话的氛围之中。

我并没有补充大量详细的历史资料,而只是为既成事实提供了一个新背景,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每一句话的出处都答谢一番。前四章的材料主要取自布佐尔特(Busolt)博士的鸿篇巨著《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或者说,布佐尔特博士的博学和专门研究使得研究者更容易使用这些众所周知的材料。我也发现伯洛赫(Beloch)的著作大有帮助且富有启发意义。为了方便说明,我在某些地方的用词可能与伯瑞(Bury)教授的《希腊史》不太一致,但不要认为我忽视了这位学者对学术界的贡献。他的博学使得诗歌的细腻情感丝毫没有受到毁损,这在他的品达诗歌译本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要感谢出版社工作人员的礼貌与周到。我的朋友,三一学院的 A. E. 伯奈斯(Bernays)先生欣然阅读了本书的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我同时怀着感激之情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和员工,正是他们高速的工作效率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其他两个人的帮助。

我很高兴能在此向韦拉尔(Verrall)博士表示感激之情。虽然他的帮助并不具体,但仍然意义深远。在我们这个国度,古典诗歌要么在语法教学中充当道德训诫的工具,要么给教区的文化休闲增添一种优雅的世俗学问,但他最先证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能够与古希腊人

的鲜活思想达到真正的共鸣。和我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是从他的书籍 xii
和讲演中得知希腊人不是愚昧的儿童，渴望着基督教的天启之光；我也意识到，现在力图要搞清楚的事情不是修昔底德的文法，而是他的思想。我正沿着前人开辟的小路前进。正是在他的演讲室里屏息沉默之时，我才开始明白文学艺术是如何成为一种生活激情的。

我还要感谢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女士。为了表示感激之情，谨将此书献给她。要不是她在该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无私的慰问与鼓励，我的这一梦想说不定早就烟消云散。在有关神话学的章节中，如果说有任何一点价值，直接或间接地归功于她；我感谢她，不仅是因为她将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更重要的是，她那敏锐而无可指摘的洞察力一次又一次地纠正我的错误，而这些正是我愚钝的头脑苦苦探寻而又徒劳无功的地方。

F. M. 康福德

三一学院

1907 年 1 月

内 容 提 要

xiii

第一部分 历史中的修昔底德

第一章 关于战争起因的各种说法

修昔底德的第一卷并没有说明雅典或者斯巴达开战的充分动机。现在的观点通常是：(1)战争是由伯里克利(Pericles)的个人动机促成的；(2)战争是由种族问题引起的；(3)战争是政治性的。这些观点的理由都不充分。修昔底德自己的观点是：斯巴达人是被迫卷入战争的。这符合事实。他们的不情愿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伯里克利也没有理由渴望战争。修昔底德仅仅陈述了官方政策，也许这一战争政策是非官方性的。

第二章 战前的雅典政治集团

在雅典是哪一集团制造了战争？战前，雅典的乡村人口在政治上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比雷埃乌斯(Piraeus)地区庞大且日益壮大的商业人口在伯里克利时代后期构成了伯里克利支持者的大部分，并且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伯里克利的政策。他们将雅典的海上霸权作为商业控制的一种手段。

第三章 反麦加拉法令

除修昔底德外，其他作家在记述战争的爆发时，都将谈判的转机放在了麦加拉法令上。修昔底德不仅没有记录三个麦加拉法令，而且将麦加拉事件置于幕后，隐瞒伯里克利与它们的关系。对麦加拉

的强硬政策是伯里克利的商业支持者强加在他身上的,这是非官方政策实施过程的第一步;目标是建立一条从比雷埃乌斯港到西部地区的贸易路线。这条商路穿过从尼塞亚(Nisaea)到佩盖(Pegae)的麦加里德(Megarid),科林斯由此被取代。伯罗奔尼撒战争早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埃及远征相当于西西里远征,西西里远征从一开始就是该商业集团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章 西部政策

修昔底德对于雅典与西部地区的早期关系只字未提,对于伯里克利在与科基拉(Corcyra)结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保持了缄默;虽然他暗示:这一联盟是朝着征服西部迈出的一步。同样,雅典对迦太基的图谋早在修昔底德第一次提及此事前九年就已存在。西部扩张政策受到了伯里克利的阻止,他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这解释了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所采取的全新路线。修昔底德一直认为西西里远征与主题不相关,因为他没有看出西西里远征与麦加拉法令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伯里克利采取反麦加拉的政策仅仅是商人集团强加的结果。

xiv

第五章 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念

修昔底德如何认定他对战争起源的记述是圆满的和决定性的?通过对比他的记述与我们的假说,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与我们现代人的历史观完全不同。他承诺记载的只是在战争中实际发生的事情(ἱστορία)和当事人所给出的“报告”(λόγοι)(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环境所决定的)。他原来的写作计划并没有提到“起因”(causes);也没有指出 αἰτίαι 和 προφάσεις 之间的区别。第一卷讲的不是起因,而是“双方的不满”(αἰτία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一段宿怨;关于这个问题,他一直回溯到波斯战争(第1卷,88—118)。至于人类事件的自然起因,古代历史学家唯一能考虑到的是心理方面的原因——人或人格化城邦的性格和直接动机;而现代人则注意到了社会和经济条件,并形成了抽象的法则。古代人潜在的想法是:动机是第一原因;人类行动并不是普遍因果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排斥了超自然

原因(包括神、精灵和命运的意志)的古代理性主义者认为只有直接动机与历史有关。修昔底德不仅没有宗教信仰和人生观,而且没有科学知识或科学概念。他将他自己的记载范围限定在观察到的行为和所谓的动机上。

第二部分 神话中的修昔底德

导 论

整部历史所传达的印象中包含一种艺术和谐因素,这不能被原来的计划所解释。顺便说一句,修昔底德对克里昂(Cleon)的厌恶之情体现在其著述之中,这引起了学者们对修昔底德道德性的质疑。而对该问题的解释,有助于驱散修昔底德头上的道德乌云。

第六章 雅典在派罗斯的运气

这一新原则最初可追溯到修昔底德对派罗斯事件的记述;对派罗斯事件的概括;这段叙述传达出来的印象是雅典占领派罗斯完全是靠运气,事件的含糊性导致了这一效果;通过叙述本身,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占领是有计划的。为什么修昔底德要给出这种印象?他既不是在说教,也没有受到仇恨的驱使。他确实看到被称为“命运”的一种力量在起作用。他不知道普遍的自然法则概念,因此并不能彻底排除“命运”这种力量。整个叙述显示了人类的谋算(γνώμη)与非人类的命运(τύχη)之间的差异。它们在一系列人类事件中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为什么修昔底德只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命运的作用?

第七章 最暴虐的公民

xv

为了找出修昔底德头脑中专注的因素,我们需要回顾雅典占领派罗斯后双方的谈判细节和占领斯法克特里亚岛(Sphacteria)的细节。这一事件和其他两个有克里昂出现的场合一起构成了一部戏剧的完整轮廓,表达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类本性理论。这一理论是狄奥多托斯(Diodotus)在密提林演说中提出来的。修昔底德将克里昂

理想化和戏剧化，他成了个人戏剧中的准主角，也是雅典更大的悲剧中的一个配角。

第八章 神话化的历史与戏剧

事实是如何“融入神话中的”？“刺杀僭主者”的传说生动地说明了这一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神话的非定形阶段和虚构阶段。修昔底德警惕地防范着虚构，但并不反对通过艺术形式加工神话，这一点可以通过波桑尼阿斯(Pausanias)戏剧化的传说来证明。

这部历史的外在形式显示出它对悲剧的刻意模仿；而且在技巧建构和心理方面也模仿了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结构介于纯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表演分成两个层面：歌词——超自然的和普遍的；对白——人类的和特殊的。人物是高度抽象的，与人格化的符号毫无区别。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人物也是如此。悲剧的反语出现于两个层面的分离时期。埃斯库罗斯戏剧中某些僵化的台词；与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一些演说辞进行对比。

第九章 诱惑女神

克里昂与另一个故事情节(在这一情节中，雅典是主角)的联系进一步触及到了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心理。在埃斯库罗斯那里，悲剧激情既是外部超自然的力量，也是当事人头脑中必不可少的因素。通过这种处理方式，戏剧中的分工问题得以解决。神灵附体的思想；激情是神派来的内心诱惑者；诱惑也来自外部，具体体现在另一个人，如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身上。举例说明：米太亚德(Miltiades)在帕罗斯(Paros)，波桑尼阿斯在普拉提亚(Plataea)。另一种诱惑人的致命激情——希望，则具体体现在克里昂身上。当雅典正因命运女神在派罗斯的眷顾而陶醉之时，克里昂在此充当着诱惑女神的角色。

第十章 与米洛斯人的对话

这篇对话(在本书中作了概括，并附有狄奥尼修斯的评论)想表达一种病态心理——傲慢和愚昧——在这篇对话中，雅典投票表决

是否对米洛斯人进行大屠杀,此时恰恰是在西西里远征之前。修昔底德忽视了亚西比德(Alcibiades)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第十一章 幼 狮

修昔底德对亚西比德的看法是神话式的,这可以通过亚西比德的首次出场看出来。根据传说,大流士(Darius)和薛西斯(Xerxes)在发动远征前夕受到神灵的欺骗,欺骗女神(Apate)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雅典人在远征前夕也是受到了厄杰斯塔人(Egestaeans)的欺骗。 xvi

第十二章 专制的厄洛斯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七至九卷)表达出来的教训在雅典身上得以重现。尼西阿斯就像阿尔达班(Artabanus);亚西比德则像马多尼奥斯(Mardonius)和薛西斯。亚西比德和厄洛斯——专制的激情。远征的开始与结束,神话式原因的链条至此终止。

第十三章 悲剧的激情

人类本性的悲剧理论开始了对命运的反抗,这首先要归功于外部的力量。希望女神(Elpis)本来是一个破坏性神灵(Ker);厄洛斯也是如此。这些强烈的情感首先侵入精灵的肌体(通过奥伦达的观念加以阐述)。精灵的持久存在要归因于崇拜,而神话则发展了他们的个性。精灵后来臣服于完全人格化的奥林匹斯众神;在悲剧理论的神话阶段,这些激情之神也成为“神之嫉妒”(Divine Jealousy)的使者。

修昔底德并不具备希罗多德的爱奥尼亚气质。他将埃斯库罗斯的理论理性化,而不是理想化。当移除了神学因素后,剩下的东西本源上还是神话性的。甚至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仍然能感受到这些超自然性质的激情。

第十四章 战争的起因

在追溯神话式原因时,修昔底德可能被迫将伯里克利对麦加拉